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二

雜文

題跋二

跋三墳傳後　龜山先生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遂而無紀其有意於放古之爲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大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潤謂之大易大易之數三見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跋中庸集解後　南軒先生

右石𡼖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于桂林郡齋會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爲

之序矣桂林學宮舊無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乱以他懼其反誤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効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跋東坡帖　南軒先生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横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彙征及論役法与已意小異亦不肯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竄黄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它人

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
豈可及哉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
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古本蘭亭記帖　　觀堂老人

文選不取蘭亭記序或曰病其以天朗氣清爲春物高懷遠
韻遂以一言廢之陋矣溫韜破昭陵藏獻墨迹散落人間晩歸
天府獨此序流傳不存且重不幸也紹興二十五年余解西平
教官其人出此卷求跋爲感慨書以付之六月二十五日重傳
合纏事書

跋魏世家　　斜川先生

樂不能生死病未劇而得之則無死之道士不能止士崩與瓦
解也國未殆而用之則無亡之理不幸其死而曰命也非樂之
所能救聽其亡而曰天也非士之所能支可謂誤矣太史公曰
説者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而至於亡余以謂不然天方

援秦乎海内雖得何衡之佐日益則天下無亂國無絕世苟棄人事而不脩則天下亦無治國無長久之社稷矣太史公非知天也特見秦取六國之易而不考六國之所以亡愚請藉韓諭之韓小國耳困秦之所易也秦圍邯鄲使告諸侯曰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而信陵若以百騎入晉鄙軍而奪之師解趙圍而却秦師秦不敢怒之何也畏公子也及聞公子在趙則日夜攻魏魏之休戚固可知也公子歸而蒙驁走反間行魏遂亡則秦之去取又可知矣夫魏豈天亡而秦豈天授者哉且信陵君非三公子之比也其用兵似穰苴其好士似重耳殺晉鄙而軍不敢動歸老反幼而士樂爲之死是豈特剉秦師也哉將以魏霸可也昔諸侯合從以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而九國之師逡逃莫敢進夫以十倍之衆而無成功何哉謀不審而師不一也不然秦有城下之盟矣何逡逃之有哉而公子以五諸侯兵敗秦河外抑函關而秦不敢出當是時魏公子實專其謀且故九

國雖衆而敗五諸侯雖寡而勝吾是以知公子似穰苴也曰能以富貴下貧賤禮抱關鼓刀之賢從博徒賣漿者游非有道孰能是乎吾又以知公子似重耳也有穰苴之才重耳之賢豈素之亟哉而言無益於未殆之魏亦能支幸勝之秦觀矣

跋東坡字後　豫章先生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掾按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泗州舟中同觀者劉觀国王垂豪翁前叔向小字相

跋東坡叙英皇事帖　同前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于漢代表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削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同前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嘗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争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砥柱銘後　同前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吾友王著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貧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韓退之聯句　同前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

雖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當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題任昉論王儉後　同前

任昉冊王儉在物斯厚居貞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小

余每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題東坡晁君成詩引後　同前

楚人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吾觀世人爾假以蓋棺者可勝道哉人生四十心固自會從事於道德之日久矣乱以不幸君成之志可悲也夫前日曹掾李志雖無善志奄奄常如

九泉下人雖殞顧相如沒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氣去有陽存沒而相知豈獨若其事業並意氣相感兩山隧而鍾鳴虎嘯而月暈豈有使之然哉

跋周亞夫傳

斜川居士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由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學無爲儒小生弄筆有餘事志出意外人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表裏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未嘗遺七國之謀知其必反者豈矣寘其遭變而不動僥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其安全此其中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堅卧不起夫不救梁不

過梁王而誅耳而漢無可議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已首竊斂
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
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
謂貞妾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已而
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烏乎此爲文景諱也景帝不道至
於殺無罪不赦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
爲自取者乃可爲流涕大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以絳侯厚重
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哉亡矣何不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
其比而折廷爭者而爲庸主所不堪耶將舉權以兵君子猶能与
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々孟仁
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跋蘭亭帖　　豫章先生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
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火盜兵火時若有墨頭本蘭亭有者及

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雖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唯得定武石本蓋猶有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彼也

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跋晉世家後　　豫章先生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之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介子推之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舒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請者邪

政明皇圖　　前歙知縣廷

此本士人家多見之類俗惡端我輩自不凡用筆有意逼唐人風度不設蹊徑天真更高詩曰晟盛事風流日日新牡丹全柄一宮春青入窠蹋雛天顧却是厮奴見最親

跋顏魯公奉命帖　前谿先生

唐德宗末年李希烈謀乱時盧杞為相挾舊怨不説以魯公柬使希烈與其徒方欲以横逆加之未發公病卧隹舍下書于壁所謂遊于彼濤宜得斯報又曰知我是行逆于時命蓋有仕乱感悔之意而举筆於此可柰何讀此書者雖未有人瘵涕如雨

跋顏魯公書後　豫齋先生

譽魯公書如與日月爭日月矣假與昂或者曰吾不愛魯公書是求人之名其毋也晉人之字其父也父與毋安可名字之哉公以制科起家决獄得天下直聲御史兩此宋皆劾延祚不葬毋類陳蕃至於察祿山異志密結陴障一城撑然賢於河北二十四郡此則古未有批後語盧杞出使希烈視賊如犬豕蟲蠍

然知忠義所在得死爲得所歸也灼灼乃銘之表空也湯鑊之淵冰也名節如是何不若日月乎自古及今日月本無成與虧又何毀譽爲公善正草書世所共秘其不愛者盡名其毋字其父者也武信何敢得公字刺於石傑且顯揚公之名節譽月則不敢字父而名毋九不敢也

跋韓退之送窮文　豫章先生

斯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一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猶可觀焉况下者乎

跋杜子美古栢行　姑溪先生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

乎所以自況而又以閔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玩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獲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善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寧圓君叢首座之天坐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是應之既又二君又作山藥芋頭蘿蔔晚菘甜羹爲饌筆其一段佳事會者是天寧慶西堂希琳禪鑒仁姑溪老叟

跋楊文公遺牘後　　澗上丈人

李和文公於祖宗朝以親戚貴重高天下其所交遊延禮皆世豪英如內相楊大年劉子儀皆以雄文大學信人主而宗海內士得望末光取餘絢者豈特登龍門之重哉公獨與之歡晏款密爲布衣交往還書疏大牘片簡積之既久遂充棟宇今公之裔孫景新尤知收拾聯緝而寳藏之以無忘其意景新教學晦之

于思坐滂為文甚敏而於吏道精強毅然有立其年尚少吾知其異日必有以纂先公之業而大其世故於其出示此卷也書以記之宣和五年五月旦日淵上文人陳律書於清平之披雲閣

跋唐質肅公詩

新安居士

余少壯時盖聞質肅公唐子方皇祐中為御史劾詆文潞公以燈毬錦事貶春州別駕李師中送行詩有曰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天下歌詠聞其風而悅之又聞賢寧間其子林父自諫院論列王荊公行新法事越班叩陛造膝盡言累監廣州軍資庫謝表有曰方聖慮圖成於元宰而愚誠數鄰於儉人今方社之業未成盧李之風已熾高風勁節惟質肅公是似余誦其詩讀其表想見忠鯁諒不出乎其時親見其人焉乎二君子所遭之時異而當言責之任則同所言事不同而其所以愛君盡忠冒鼎鑊觸權寵甘謫逐無或異焉然而質肅公春州之貶當路諸公營救甚力不數月而起監郴陽稅俄俾長必希

稍復用至神楙時雖召參大政議論與時宰背馳直道不得行
而邦國有殄瘁之嘆矣諫院公番禺之貶當時同趣諸公相繼
去國撫與爲力者卒死於流放忠臣義士未嘗不爲之憤懣而
長太息也紹興乙卯秋九月朝賀肅簡公之姪孫諫院公之從姪
新邵陽太守遵以賀肅簡公諫院公年譜初時書言事跡諸公送
別及到任謝表等文二鉅軸携詣余曰遵叔祖以賀肅簡公伯父
諫院公有直聲於皇祐熙寧間卒不獲伸其志既殁皆以怨仇
當軸者時公卿間人往往畏偪不敢誌銘俾前人業履無以表
見雖事書信史而孝子慈孫不無憾焉遵將刻諸石以光昭先
祖之令德而傳之于不朽匄余題跋以發幽光余老不敏不能
發明万一姑叙其槩于前且伸其辭于後曰昔魯僖公將覲魚
于棠臧僖伯諫之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
則君不舉焉賀肅簡公論熔毬錦事殆似之矣魯桓公納郜大鼎
于太廟僖伯之子臧哀伯諫之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

百官效昇平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
太廟其若之何諫院公之論列新法事殆亦以之矣或曰臧氏
父子繼世為善周內史有言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唐氏之
門賀諫院公之後宜其有諫院公而諫院公之後又何其寂寥而
無聞耶余應之曰盜之壽回之夭天之報施善人於此有不可
得而致詰者矣昔辛廖為畢萬筮其占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余於是借以為唐氏占云新安居士汪某廷信謹題

跋東坡與米元章書　王臺三公

元章邁往凌雲之氣子不及見之獨見其子友仁作將作監官
徽宗山陵親以省貢大昇與輦而行自此作侍從視其父遠矣

跋二蘇送宋彭州詩　若室先生

宋史君以奉議郎便郡出守天彭二蘇先生作詩祖送一時人
物與夫歌詠之美遠今五六十年矣蓋所謂尚有典刑世世固
有忘親徇利顛沛於名官之途老死而不知返者聞史君之風

誦先生之詩亦可以少媿矣

跋蘇文忠公御敘　　方舟先生

自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潛抑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頤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說亟之不勝稔成亂階尚同之過也仰惟靖康定正國是拔其徒以蓄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學者皆得為專門名家識其倡世遠絕興至淳熙四十餘年堯父舜子授受聖學一出天縱猶夫子一貫之說與彼此異同之尚先日拒王氏說以策勳聖門者皆錄用其後子孫蘇氏一家尤被推眷挺遺書與刑相望世有人矣曰逢曰符曰籍擢用於上皇之朝持以世學為學者矩範非特他人徒然先賢之裔也今侍御公嶠以直道受知以鉅文進用其施設語言自世學中出兩宮隆眷震耀九牧不特其鄉之人也迺者追錫文忠公美謚以御敘貴其集眷眷於蘇氏至矣其

子孫所以報答朝廷重意以侈耀衆世又冝如何且假守其鄉詩書耕稼衣冠不替以道德性命之歸為忠信孝弟之實文不浮質不喪知法而易親曉禮而易誘其如所用蘇氏者以聖學之勸也敬於郡圃作堂以元祐學務之奉御叙與侍御公嶠之跋刻龕龍之堂上與蜀士大夫共之守臣職分也具位李石謹記

跋元祐黨籍　方舟先生

右主上所賜蘇文忠公謚詞云弼石伏而讀之涕泣以望曰有君如此獨憮然一語以贊其以罪也且君子小人否泰之運天之制也人何預焉方其泰也曰天也特裁成輔相之而已其否也亦曰天也君子特避其難而已君子不惟不與小人爭進於閑寒之塗而能容小人於通達之世小人則反是也國家自元祐以來君子竄陋於天之運極矣前日之昏昏今日之昭昭也文獻故家子孫洗濯拔拭於清明公朝可少紓矣石適排擯發于何敢有言第能守所學以教民作州於此見蘇氏父子兄弟無

遷謫既取御叙以刻之堂因以元祐三百九人之籍列其陰以
志誤國之惡如蔡京者尸何足深誅按籍蘇氏一門三四人如
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人猶謂蘇門四君子云貝位曰李石
謹跋

跋陳述古文集　宋黃先生

某爲兒童時聞述古密學陳公先生今名四十年始得過其長嗣
中散來倅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初行用事大
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
忠憤激發奮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跡
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
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宣和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
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
宗盛時貌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爲然況在
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爲纖巧

浮偽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眞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難保以公之道德才猷遭遇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著歷万世不可掩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十日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二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三

雜文

題跋三

跋李氏所藏神考聖畫　　了翁

治平三年天章閣待制李公受以東宮舊僚進謁穎邸神考書名還謁親出宸翰授兒孫宣德知廉州合浦縣事白襲寶此一字四十年矣恭惟　神宗皇帝堯大舜明有始有卒治平視膳晦德潛藩熙寧初尊師畏相元豐政為歸柄獨運躬元用極各惟其時功就美全本末明備明不可揜美不可奪廢要在天安可誣也自擢緣譜日錄流竄合浦迦近孫子自服休等得瞻望畫蟻蟻餘命恩大莫報臨紙感憤涕泣而書此以致享上敢恭之意焉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陳瓘敬題

跋富文二公帖　　龜山先生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命平鄭公持節其間

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嘗
謁以南燕大吹之營二公祠登孚棘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
里之遠猶賴而內無敢不尊者有德進則朝廷尊嘗不信矣
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彩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司馬溫公帖　　龜山先生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赴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
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若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
更化頓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
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
天下大器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亦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
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不變雖懼於前豈
名乎後其為榮也遠矣予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
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溫公獬坐銘稾　　南軒先生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徹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果通乘治所繇興也先正溫國公友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藁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万世不可泯也

跋荊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豫章先生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甎於冢中識者實得之讀其書葢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荊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棘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能石來請書文既高妙而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人喜炎黃收畜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者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

有所不爲者也

跋蘇黄衆賢帖　　姑溪先生

東坡帖乃其子過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然發驟欲度驊騮要亦不凡嘗謂將來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若未易窺藩籬也

跋東坡帖　　姑溪先生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山谷帖　　姑溪先生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幾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隱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

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從戎州九五六年而後歸死與轉嘉眉謁蜀明允墓上峨眉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荊渚久之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遊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烏乎充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因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跋山谷家書　　斜川居士

山谷道人能枯槁万緣獄糠富貴披遷謫窮死至死而氣不衰死生而遺得喪余未見其亞也此一軸寄其家書具藏之語父子之間不用其情而焉乎用其情古人觀之必在於此然余疑其磊落之人不應諄諄然及此蟲魚細故豈非一念未除者肉子孫之愛乎相濡以沫相煦以濕抑死生之相去乎范寥信中是時以布衣徒步萬里謁公於宜州相與樹欄干譙門上者

半年襄其役事而歸信中初未爲人知自是學日益今有聞於
時嘉眘親見寫此書後二十年信中得之異哉宣和辛丑閏五
月二十三日眉山蘇過題

跋山谷帖　　于湖先生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上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
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君人如
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欬唾之珠聞者興起其書
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惟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
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公之緪
也晚學小子尚安所云乾道丙戌八月既望書于公之姪剩所
藏卷後

跋君謨有美堂記後　　龍溪先生

世之論法書古文者必曰王內史韓文公二子之學固美矣然
沿襲至此豈一人之力一日之積哉特法出乎二子尔本朝文

章字畫之美在祖宗時歐蔡擅其宗以溯源考之逆必退之固可一日南面至於淵澤前人之法加以嫵媚則今二子為過之然逆必去退之數百年而二公並駕於嘉祐治平間其翰兼美為一時太平之瑞以今驗古豈但不愧之而已哉此書以今尚為完好他日將事追求彷彿於刻劃之餘然後知為可貴也

跋曾魯公帖後　蘭陵孫公

魯國宣靖曾公嘉祐治平中偕魏國忠獻韓公為左右丞相奉詔立皇子複顧命立英宗神宗為皇帝翊載三朝貫極公師功蓋天下與日月爭光矣其政和間始識公畫像於景靈東西兩宮又觀國史讀公傳今又獲觀公筆迹於簡牘中正衣拱手瞻望恭想如詩書所載伊尹周公者韓文公有云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凡幾矣王將相盡有之後與我未俱將名者多矣惟宣靖公薨謝於今九十二年士大夫聞其名讀其書如太山喬嶽仰視竦然魯有穆叔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雖久不廢此

謂不朽者也

跋天台張待制劉公墳墓誌碑 親實錄

洪忠宣公

昔子産相鄭有君子之道四焉愛存於民仲尼曰古之遺愛叔向傳晉叔魚之惡三其直聞於國仲尼曰古之遺直待制劉公其補外也興利除害養黎君齊民猶知去思非愛而何其入朝也獻可替否尊如太后猶受讜言非直而何其直其愛有古人之遺風亦可謂難得矣其告終也實錄載之其葬事也誌銘寵之斯可謂不朽矣然歷年踰百遺風將泯喪亂未平後嗣不振非宇文公重爲潤色何以取信於當今且將傳疑於厥後裔孫宣子迺能爲大手不以顯揚其先祖是可嘉也雖淪落遐方假祈祝以翊口播紳見之當爲改觀

跋通書後

南軒先生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子篇首而題之

曰太極通書其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无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説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躰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躰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二程遺書　南軒先生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刊于長沙長沙板後刊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者每恨不克肸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眾輯之精亦

庶幾盡矣此誠存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褻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譚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存於後人之意為逾甚矣存者得見其書當以篤信為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延家致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劉巨源十史事類　　木齋先生

博識洽聞學者之常而纂言記事必由捷徑況史籍浩瀚嘉傳能幾一二讀之屬月口爲凶不勝其煩非所謂知要約也劉巨源先生踐官餘暇述十史事類不直編次標題而識論評詩有古良史風旨比方白氏六帖高氏小史則見其要義辨析愈其繁省盡聞見所守者斯文也將廣其傳必謀好古博雅人木齋公鄭某跋

跋後山集　　蘭陵孫公

恭會之寧政後山居士集云嘗見南豐辟陳无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初吳充以无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撗筆又儆聲稱亂道余按曾子開爲子兄行述而南豐實爲英宗實録檢討官不踰月而罷通判越州会類稟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二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亮矣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敘後山居士集元祐初蘇東坡孫莘老諸侍從薦无已由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无已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爲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无已始入南豐墓木拱矣會要之抵梧若此故事實録有修撰檢討官國史有編脩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典冊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闢比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而南豐雖作者敢加撗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要之爲學相乃不知史

官非群關既卒尋病而豈无已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閱雜錄暇不能盡得付塤塤余白幸付塤塤若以示識者則擴筆作微聲知公所去矣

跋西銘　　南軒先生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无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躰察求仁之要也癸巳孟秋寓姑蘇以寄李生籓友端

跋希顏錄　　南軒先生

昔己卯之歲嘗裒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為若干卷又附錄一卷盖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

詩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歸者則或寡焉逮夫
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
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
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乎泰山
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
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
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雲法言之可
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
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
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
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
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

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邇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積累而裴以悠久殆乎有以自進於聖人門墻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跋万竹亭唱和詩後　楊祐夫

郡城地宜竹而附城東北尤宜縣治直北故圃所特美異於他産骨節之大可容斗許老者詫稱郡僞乃其自出縣故有万竹亭踞竹領會父老有及見者云万盈數也命名者姑云尔其實過之然世能爲此君地者少歲既久頗兼耗亭亦圮毀不治夫觀戊子嘉陽陳侯逢原始至專獨怜之盡地除道與竹爲德標竹所及禁無翦樵歲月蕃振鬱鬱然益護竹以故蕃息凡所亡畨所增倍稱故竹軒軒如更生新竹撓立各就次君乃中闢徑削設亭亭廣狹之制如舊則止即故名榜之舉酒酬曰君甚

植出一不為少万不為多昔人以方名遺後全取其名且吾
愛若姪愛暇日今幸壯長數君消矣過是吾方私喜夫貧者悉
物困吾不為矯激以名文義不出也有如俞言與君共收遂援
筆賦三小詩自發其意屬工詩者賡之俾子伸言於後君宣弟
人也前作新堤有成績部刺史以狀上乞留方待報故君之詩
深以自勵重以勵人庶相與同踐斯盟無起孤負之嘆為此君
蓋云

跋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

新安居士

紹興六年冬十有一月甲申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臣汪某謁右朝奉大夫前權發遣漳州軍州事且守
文師瑗有書一卷且曰得之於行朝鬻書者出以相示白
玉軸黃羅表為飾以泥金游龍標題曰徽宗皇帝御書草
聖詩什且某祝之大止道君皇帝之宸翰也嗚呼陳傳必若

無所見徐跡精神被卷帙覽觀陵親札古詩凡五十有二章章或五言或七言幾千字乾文義畫偉然飛動若龍翔鳳翥詩之大槩如日似彼造化力由茲方寸中有以見其以太宗師出而應帝王業也如曰卷有千家月人無万里心有以見當時戢戈偃武之意也千變万態其指歸則如風雅頌焉雖曰古什而其温柔之教實出於當時文治天下之心形之於畫而託之於古什也如此太宗以是傳遠無疆 太上皇帝稽若緝熙如丹雘是塗以光昭前烈而永保之嗟乎運遭陽九山河大地玉石俱焚皇居帝室之書散逸人間或混亂磔或汙腥羶 淵聖皇帝於是決其傳而斯文大如其幾洗散轉落於將書者之手天其意者未喪斯文稍轉而歸諸公卿大夫之家師瑕近有之以須搜訪嗚呼天道有常不能無消息盈虛之變豈漢之在天也合散消息者不可測至其為章則從橫燦然照人耳

目者毋得而改風雨昏晦終無得而掩焉上古帝王之書如堯舜之典皐陶大禹之謨夏商周之訓誥誓命雖經暴秦煨燼之餘而萬世之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然則此書終何漫沒云共惟 今皇帝撥乱興衰雖治以馬上而文物聲明率時先祖以照臨百官繼猶判渙莫不收斂斯文也豈以於人間哉不然則太極高眞彝嬬聊覡勑六丁而下取之當與八龍雲篆光明之章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策回飈載雲旗而上超無無為以登至清之庭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師焉終恐不得而有旦某謹題

跋裴氏詩　　淮海先生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冠於斯其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

第一等以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鋭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學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耳焉用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嵩中扶杖日閲佛書推以尋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詣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絶意世間事久矣比閲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撫然感心不能自克聞蔡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頗因弟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薦聞藉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亦羸老疾病卧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知君者見兄弟出處

忍矣夫然以馬援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其所以
册道君者宜不繆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
讀余文者可以識君暮年之心大奈觀書

高無悔跋尾　同前

無悔將家子爲人沉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
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万計與兄館使
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去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
於無悔對去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
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
万奄至城中戍者纔三万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于我若
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貴人有懼
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
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已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
生還者俄奪我水寨賊得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

不答，勤兵城遂陷。三詔使及館伴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三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洪南學官，被召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從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抵視，髮上衝冠，人多怪笑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人，皆請余跋尾。余欣然涉筆，因以求樂之事載之。歲餘，覓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高郵秦觀少游書

跋丞相蘇公詩卷　　定菴先生

近世士大夫氣節凋喪，不能維持國家，夷狄侵凌，生民塗炭。每每追想祖宗盛時，名公巨卿所以脩身事親、行己立朝之大節，邈不可見，良用慨然。余謫官合陽，被召趨行在，過雍，丘孫蘇公以乃祖丞相公感事述懷詩示予。披讀數四，得其大略，信乎可想，尤使人欽嘆之不已。烏乎！昔東坡記溫公言：吾無過人，但

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公自叙本末形于篇章詩悉
如是俾後世子孫取以爲法尚有對人不可言者邪建炎二年
六月十四日

跋汪相帖　　　　瀧岡先生

讀其書知其醇厚悃愊此万古不磨之心當其游學筮仕不獨
信於朋友而推之家國必無負於君親必無愧於吾民此最易
見而難逢宣和間寓中城困南山下民家得見書簡今手書讀
之諄諄勸勉力學惟因今欲前幾有撫掇過其辰間五六輩安
否覓兄稱之曰其果能通籍任邑中父老耳校其年月公正當輔時乃
知寓相自有器度言而證之誠而已矣在師友則誠於師友在君親
則誠於君親窮達富貴形骸外物直寄焉耳今讀此定丞相貽
朱文公手帖字不踰五十而長者眷眷之情溢于言外若大羹遺味雋
永無窮焉發源於公者遠宜德音之世濟世丞義出身爲令伭
文公之客而不容於公子公總領公不私紹以世先公之好英

無羨意前後輝映是知方寸相傳自然契合豈若世利之交可
以久近問也求聞風而心悅目擊而道存故若親見古人不獨
為朱氏賀

跋唐恭愍遺帖　　芸室先生

資政恭愍唐公嘗和甲辰為尚書郎時以鄉曲晚生初辭禍數
得請讀翁習紙掌曰男兒當著美手即挪豈有嘗試而為之者哉
未嘗不欲佩斯言既而登詞掖列諫垣論事慷慨不避權豪至
如請劒斬佞臣與李勿擊逆賊姦邪剛直之氣至今凜凜尚有生
及帥長安虜至不去以死守職敵扞表獨忠憤之節沒而益彰
豈初無措畫臨事周章嘗試為之僥倖於萬一者耶今觀遺書
數紙伏而讀之乃知公之所言與其所行歷歷可攷若合符
節矣

跋金國文具錄劄子　　洪忠宣公

自所編金國行事以其竊中國之制雖有求華變夷之心然不

能力行徒為憂又具故吾為憂又具錄謹繕寫成二冊本欲今日朝
見進呈為昏連日抱病不曾前期投下謗子未獲併伏願庭投
進于冒寇嚴旨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跋孝感詩集　　芸臺先生

夫孝自風俗之好尚時君之碩與之至天地之感應極矣曾閔
同明也祥覽同氣也南陔白華之什尺布斗粟之謠班衣孺戲
之歡及泉馳渡之樂簡冊所載若當日事是皆出於理不殊習俗
相尚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不若是則人道或幾乎
熄矣故曰風俗之好尚也古者忠臣出孝子之門孝弟力田
之科安車蒲輪之所徵聘高爵厚祿之所寵勸旌其閭名其鄉
表其宅業有不為孝而作者故名奮貞父子以孝謹聞而下或以
友愛顯不若是則無以風厲天下以助明王之教治故曰時
君之碩與也一念所感上通于天時則有躍鯉生笋賜金出泉
戕三荊聯樹歡喜若呼吸易若反掌天應若日上一下亂則忠義

隳矣家不和則孝慈缺矣因是人也而表出之以警勸於世蓋一將以鍼砭愚民之非甚哉亦來俗之休祥故曰天地之感應也噫川陳君欲希聖母氏出歎法當倣其孝養父之未効無何後圃聚生即採以進疾用脫然議者謂莛非其地生非其時以爲陳君純孝所感士大夫紀其實而侈其事者致盈編焉其子嘉謨猷可錄示且請爲跋猷可同舍生也明及之義故當樂爲道之然嘗患世之言感應者多究誕不經其流入於誕妄使人至於不肯信是則秉筆者之過也孝豈有不可信者哉自大舜以孝烈風雷雨之迷周公以孝有拔木偃禾之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是皆非聖人之言歟神怪因果夫子之所不言而非聖無法非孝無親亦夫子之所不取也或曰子之所言無乃非中道耶曰以此致孝猶有愧屋漏而昧神理者吾言是若必有驗於人斯言殆不廢也審矣筆之始末已詳於守文公之序今但論孝感之所以然必認矣爲人子者使知陳氏之孝可信矣詎且效

史官之採擇云耳

跋儒效堂　　　　灌園先生

其鄉紛距唐安一舍非歲循及見一二耆舊論冠蓋文物風俗敦厚之淵源自景德祥符間鮮于君導禮張君湊偲之伯仲階郎中太古胡君後自周君坦然樊寺丞文中庸啓荒第二天聖二年進士太古之子顒鮮于氏之子直聯中八年乙科聲猶藉甚自是絃歌此屋官箴書府遂爲傳家舊物自屋登宰轄弱冠魁上庠四邑千里殊利時乃是臺諫使華名德相望厥惟累葉陶成樂育之美化至若培根發潛流振發山川氣象以陶冶英靈旅班容不言之間則前修盛德之助余聞其語殆四十年矣今曰登賢論秀不知凡幾倍於前時其盛可知也役問涼到伏家天見分界守符閩報咸扑自冠蓋文物之會平生所畏慕也必有擁壘論文採奇覩與之樂吾將服膺親炙所未至以老焉已而獬書期會塵埃眯目冀著一周矣而晃頃訏休暇乃將刻石

以紀桂香仙籍之盛事而附一名於其間以伸景慕之舉一焉吾周先生命其堂曰儒効且曰聖賢之學皆自掃洒應對之末節上所以養而用之時歷譬晨栽模初若甚微而其効可以為三代之盛大抵古人學其所行而行其所得故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使之仕或曰吾斯之未能信惟其有得於胸中而後一飛之便以隨所寓而行之則和目經濟之濫觴也命名之意不但青雲之合道於取青紫而已所期益遠矣諸君其勉之

代劉都統跋詔書後

蘭溪先生

建炎三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從韓世忠奉詔捕至建安拜擒二叛襤而肆諸勤家息并權超進位等出分帥閫入宿殿歲月推遷遂兼節鉞而臣德輕才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報無塵露之微咎深責爾存致不言聖度矜容貸而勿誅止投閑散于時屏居念咎飯疏飲水以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陛下推賞寬大寶貸恩加區內追錄

故臣於罪籍中拔拭汚衊遠畀官房貴復擢在柄重責以忠効親御
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誦感悸繼之以泣訓戒數
首嚴如父師聖語褒揚其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孤枯吹生雲漢
之章起幽作厲頑臣致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縮單貧出自行
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无親族姻婭之勢無左右游談之
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万世曰暮之遇詔音初下召臣讀於重
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
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死於戰陣之下况臣幺麽被此大晛若
爲稱嬰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尸以歸沒而有知餘忠未泯又
當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二詔刻之金石垂示萬代俾世世著忠
孝節與宋無極

跋楊氏 御書卷尾　芸臺先生

一進一退非所以論士也尚矣進者人所榮也進而不已顛沛
隨之秪所以爲辱退者人所卑也退而自全節義凛然乃所以

爲高伯夷采薇深山求仁得仁孔子賢之孟子曰聖之清也商周而來獨立乎千載之上其高不可尚已至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頑有補于世教又豈淺淺者哉楊公家居群從以儒學取科第歷典數郡所至有惠愛最後用執政薦召對稱旨哲宗欲用之辭去甚力上書清節二字以賜之遂致其仕而歸嗚呼此可以追首陽之風矣天語褒許夫豈徒然哉時二蘇韓縝范祖禹一時聞人前後贈送盈編而東坡詩語妙天下可傳後世是則公之道行矣遇哲宗而節益彰公之節高矣得坡公而名益顯然可以耀于表見於千万代之後無疑又何取於區區之贅乎族子恩甫亟有請勉爲書之

跋御筆耤田手詔後　　曲肱先生

制詔郡邑以來歲之春祗祓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以風示天下四方継而勑勸農吏舉厥職明年春正月壬辰皇帝率公卿親耕耤田禮成灑宸翰以詔天下凡百有五言聖意惻怛訓辭

溫厚搢紳在列拜起受詔田野老人扶杖來聽稱頌道說相諭
御會臣僚請以親筆刊石垂示永以得旨如奏於是永州以前
日所賜詔命工勒諸碑而其守臣能某謹頓首昧死言曰稼穡
之事生人之命衣食之原有國之本務也三代以來國祚長遠
人民安樂教化興行風俗淳厚皆莫如周蓋周家起自后稷教
民稼穡功在天下至公劉又務耕種居者有積行者有資周道
復盛古公避熏鬻之侵不以戰伐之故殺人父子獨修后稷公
劉之業於岐山之下人益歸之周以益大成王得周公旦作輔
相作無逸警戒明白始終皆以稼穡艱難為言謂殷之高宗中宗
祖甲及周文王皆戒知此所以享國多歷年所恭惟皇帝陛下
天性至孝躬嘗艱難誠心行仁子視黎庶君臣一德感動天地
警戒之意深明本務比年以來疆埸休兵里閭復業陰陽平和
年穀屢豐仰父俯子左食右粥歌謳笑嬉無所疾痛向欲與世
躋於富厚則取古耕籍之制考雍熙明道故事而力行之且求

障在外不得与班人終㪽䯴闇盛禮告成東米復進耆老農夫

咨嗟抃舞踏增以前頼望見天日之光詔陛肩郎毋得誰何勞

問高年皆有旌賜惟其盛德豈直為農事之勸有以知陛下之

誠心而卜歷年之無疆矣昔孫樵在大中得開元間報數條事

而書曰某日皇帝親耕耤田行九推之禮以為九推之礼異於

且自恨不得為太平男子覩開元中事今乃幸得為陛下守

郡吏以勸相農事為職又與耆老躬受詔書豈漢之光下節遐

陋風雷之令鼓舞幽仄則周家忠厚之俗祖宗恭儉之訓成王

周公相與警戒之義事效見前身游泰和自此昔人豈不甚幸

夙夜惟念思所以報答明王戒救之意敢不出入阡陌告諭上

指布宣恩德使實惠及人區區之愚不無萬一冀謹拜手稽首

書于下方用告于後之守若令伸承聖詔撫宗紹興二十六年歲

丙寅六月朔守臣能某謹書

跋戊午讜議

南軒先生

自古爲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哉夫稽世不能一朝寇此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君可攻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爲注措之間貴乎曲盡將擇賢立政文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爲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爲先而務實爲本蓋名實一事也若夫爲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而不以爲恥其爲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徒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根荄也可不審哉乾道庚寅歲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讜議二卷次之餘附書于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二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九十四

雜文

題跋四

書春秋繁露後　六一居士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日書

書墨子後　廣陵先生

班固言墨書七十一篇而今之傳墨者財十三篇爾又其書多非墨所素心乎嘗按書傳之雜出者合質之多充得也然論其大㮣亦時時取吾儒禓襲以自出故同是堯舜而非桀紂烝足疑也自司馬遷之博聞而猶不知生乎何時故云或先後孔子而末知也予嘗計之而謂使翟而先孔子以生則翟之荒退當得先於哀而後誅使翟而生後孔子則元惡何待教耶予讀其書至其所謂絲染篇則益瞭翟之昏不明而妄傷人之失習而不知已將習人以失也然後亦疑翟寔生孔子前也然翟學之興雖翟固有罪而所由亦時然方周之衰先王之法禁盡廢天下之士爭出而名家者甚眾然翟亦其一爾方此之時先王之道息天下之士皆不知自爲學雖仲尼之先之後而道未盡信天下故翟於此時出與儒爭會故從翟者多也然翟之能偷天下以自名豈不為幸耶而予獨傷翟之不得後孔子故不能自有知又其書傳之不幸而曾人信以遲永翟罪以予觀之翟乃不

幸也然學獨發孟子之能第次人曰逃墨必歸於楊今而視之雖害人者有殊差而豈嘗能一逃乎孟子之言乎嘗病世之釋老者則思得楊墨之書以校此其淺深故嘗熟求之而楊氏之言絕矣豈害輕者去之易耶而墨之書雖不完在然要之世傳不盡廢也其書雖缺而其道則大概具存爾夫楊氏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豈老之謂耶墨氏明鬼尚同摩頂放踵而為之則佛矣然老佛之害當世雖同然當世之受害則老輕於佛（一本作佛輕於老）以是計之豈逃楊歸墨（一本作逃墨必歸楊）之效耶至於二夷之荒妄稚猾所以資禍當世者詞楊墨則其倍又百矣然世之學者多謂孟子之後楊墨者空矣而不知老楊佛墨（一本作佛楊老墨）之闢合如此也嗚呼道之不行自文武（一本作以來）而來其已遠矣然仲尼之後數十年而墨墨數年而秦秦數十年而老老數百年而佛佛今千有餘年矣而其閒時力獨抗撥邪說而自正者則孟軻韓愈二人爾然又身立無由道不及天下則空言以待後世則今其道得不遂絕泯者抑亦二賢之

言耶而予嘗觀當世佛老者徒張誕以射愚而人不知其爲害昭信亦若夫亦不若吾儒之道不故不爲却掃遠去爾而亦率而釋老之元人不然則孔子不復參乎今而奉不獨果於古也然世之學者獨指擬西乎直進不勞頑以銳于大東非唯終自愚更左右出以牽攜當其合辟循而助之攻噫亦甚哉予嘗視世之陷老佛者有道焉惟貪與懦愚不思耳貪故樂其所誘懦故易爲之懼愚不思則自擇不明合三者于一心則何適而不入耶今予之區區惜翟之不後孔子以生而惡翟則孔子者非徒愛翟也欲學者之知今而學翟者非之過翟也言學翟之罪過翟者又欲其知釋老之又甚之也作讀墨

書刺客傳後　臨川先生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

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

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

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王蠋事後　　濟北先生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君而守死西山者

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言爲仁孟子言爲聖不在乎學者能

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

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言爲仁孟子言爲賢不在乎學者

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万家之封引身即死

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

無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名亦不彼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

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皇之強爲齊

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

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

抗賊以全齊者乃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却三千里不敢近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常以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万家不若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奮其智謀却數万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自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愧於天無怍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大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万世亂

目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跡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嗔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誼而懷匕首袖鐵椎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夕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才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由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由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牽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覈

豈平此予所以為大史公惜也

書毋丘儉御印曆紙後　同前

自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官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皐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于古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古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姦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隨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失其業而武夫鬬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拯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由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勇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兒白執舉手皆喜

相賀曰此蓋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于投戈
講藝之時思人才之微擢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二月二
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畫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
衡常格而書其姓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歷書者詔曰使御印
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優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蠹之訓
被其選者咸自榮耀以為不世之遭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
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為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
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豈特思人才之微擢列位之
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道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
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
於為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乃人其盛無以復
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
之徒曰上必无為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如太
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不足以究孝宣綜核名實所以為漢

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而祕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覺雇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乎其後治平之歲以學校亦與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員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益多而益賤豈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豈員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云云

書白起傳後

澗滕先生

太史公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救患於被刑白起料敵應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予謂司馬遷上書理降虜李陵幽於縲紲身毀不用則遷之放棄是智果安在哉則史遷班固之論觀之則二子之言皆劫於勢者也故其議論皆劫於利害死生得喪之間初不知君子之臨大事也宗之於已者苟無慊於天下之議則在彼者皆吾所不恤也雖被刑

其何悔焉是道也遷固有不能知而況於孫瑚苟且之徒乎

書李斯傳後　　直講孫公

李斯學荀卿及得志於秦則焚滅詩書坑殺學士專任刑名督責以繩黔首且曰使天下無是古非今者後世有以是咎荀卿解之曰亦猶吳起事曾參母死不歸不可以不孝之名歸參也洎甚讀荀卿書於是又知荀卿之道有以啓斯之所爲焉荀以人之性皆若桀跖其爲善者僞也故其言曰陶人埏埴而生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也工之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也聖人積思慮以生禮儀然則禮儀生於聖人之僞也又曰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也又曰聖人所以同而不異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李斯得是說故其視天下之人皆若豺豹狼虎然其御之也惟有陷穽栽刺之心而無教道輔但之意既務行僞道以取天下又思起僞理以繼聖人故其爲也肝肝然不循古不酌今惟我所適而已則焚詩書殺學者督責不亦

宜乎孔子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則荀子之言得不謂之辨是非也哉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背偶之謂乎因書斯文傳後且為學者戒

書明皇紀後

廣陵先生

唐纘大乱之後天下困苦人人思休息速諸盜殲盡無四方事挑弃弓矢歸復耒耜民始有生心時亦小康至正觀中君臣脩熙上招下來朝無遺謀民無遺災而天下治平矣然當世之臣猶失淺近故唐雖暫平而無長久光大之業卒使於古有愧繼之高宗循而不修終無貢於天下而武氏女子排房闥出自稱制而天下亦安之豈非武德已來積治承平民方德唐而未思乱也及明皇帝平韋氏戡內難出承睿宗遺有天下然能勵勤明又天資神度超拔上世而亦銳意有天下心又開元已來諸臣忠公盡力悉心加之天時適仍告而不凶故能斗米五錢民行千里不裹粮糇天下既富矣人人自愛護不肯犯觸刑辟

故連歲決獄纔數十訖自周漢而下千有餘歲也來語致治平无
出正觀開元也太平既久上志日益銷墮當時豪智力之臣
半已老死後來若李林甫以便媚進亦以便媚終不然雄悍僥險
為中賊故直者伐挾忠者（一本作伐直挾忠者）流逐天下之事麻麻寖敗
壞而不之悟方宜伐鼓賡歌自形詠太平更潰溺讇（一本作諂）幸燮
雄權要官隨意授之不閲其賢能何如故內包國忠之奸外
稔祿山之禍又天下久平人不識兵革令守皆常俗吏唯知承
奉條章文飾奸欺隙以竊信寵貴而已故潼關一陷而京師旋溺
天下守土之臣如攬土崩誰知赴君死國之為宜然哉及其西
遷之初棲棲如旅人以天下之尊數世之德而不能活一妃妾
宗族播弃或且誅死而方技猥賤可以謂究甚資天下不亦謬
哉迨肅宗即位計較戶籍而祿山一亂所失五百餘万存者半
之呼人死又勝數哉百姓何罪也唐室之衰自是始矣烏乎明
皇帝以積德之後又承豊盛當量燕之時如此妖逆不究一旦之

乱又況其不及明皇者可不思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信夫作此詩者知道也非周公吾其謂何

書李斯篆後　　直講梅公

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万世之利也篆字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弃典籍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己之所作刻石而示万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在所存數十字耳今俗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体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无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謂棗木刻篆尔皆不足貴予友江鄰幾謫官於泰從常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頂石不可鑴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

而四面皆石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才此而已本鄉義遺字也此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爲貴者爾

書篆韻後

東坡先生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韻五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人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強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其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吾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比也有水比以建万國親諸侯

則此為書者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邪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樂毅論後　　東坡先生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賈誼傳後　　曾文昭公

賈誼自疏遠之中遭遇世主數言天下事不忌權倖至於廢斥而不變予讀其書固已偉其材而又見其志與夫世俗偷合苟得

取容一時者異矣讀弔屈原文鵩鳥賦又知其於道德性命之理無不學也而考其行事文帝使傅梁懷王懷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卒嗚呼此又何其好善之篤也蓋自漢興先王之澤熄道術不明士忘其本而役於利害得喪之地弊聰明於外物而殁世不知自反所謂道德世固不得而聞矣安有傑然自信於此者哉誼於斯時獨能不汨於流俗而以道德自信其見於辭者皆發明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理吉凶禍福倚伏之數聖人君子行止進退去就之義以列士衆庶貪夫夸者怵迫之徒同爲有徇於物而縱軀委命與道翱翔者獨能死累而不憂其所知宏遠矣至其行已亦無悖於古人孔子稱智及之仁能守之誼知所知與其所守亦可以庶幾矣夫人不能自進於德者以其不肯責善於已而好移其過於人此天下之公患也若梁王之死雖有以致之顧豈非命哉而誼獨身任其責憂傷悲涕以至於死此與夫不肯責善於已而好移其過於

人者異矣非德性之厚而篤於好善安能及此乎孔子曰未見蹈仁而死者若誼可謂蹈仁而死矣蓋孔子之所思見而不得是豈可輕也哉惜其不幸不得充其志悲夫

書張釋之傳後　　曾文昭公

張釋之逢世主所好論秦漢之事可謂信道不篤而趨於苟合者也昔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良辭不可蓋舍己之範而為彼之詭雖御者不為也況於行先王之道甚背絀其所學以偷合於世哉釋之不能自信於此亦其所學者有所不足爾不然何為以此而易彼故及為廷尉為天子守法則固善矣語文帝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以此迪上則未盡也何哉先王之於刑未嘗敢以私於己故曰天討有罪其有犯法者自五聽至於三宥自獄吏至於三公然後以告於王而其罪果衆之所棄也於是殺之故曰衆人殺之也慮之之詳如此安有肆一朝之忿專意妄殺不以付有司者乎惟其滅先王戒慎之意此秦所

以亟亡也釋之不知慮此反開人主好殺之端幸文帝仁厚不
惑其言使遇時君信而用之其為世禍可勝道哉故王肅以謂
重於爲己而輕於愛君非忠臣所宜陳也雖其失如此至於沮
嗇夫之辯則其論不爲無得也又引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隠之實可謂切於一時之患矣蓋
深辯之俗勝則言弟之風熄督察之術用則其蔽僞起而獄訟繁
秦漢之敝如此先王之所大禁也釋之之言雖失於彼而得之
於此豈非其學固有所不足故不能無失得歟前史著其害法
而不明其得失故予并著之使覽者擇焉不獨爲其言而已矣

書張騫傳後　斜川居士

酒色之害已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之畏毒藥
而甘心於酒色知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
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万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欲者
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對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

曰惟何不逐去帝曰吾雖有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
天下適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
如是敗此適已之効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
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万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
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筇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
遂唱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帝而多奇物天子由是
欣欣然發使冶安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
利害以聳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
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發師郗城欲歸天子
大怒使之遮玉門関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万僅能
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驅生民之膏腴雖
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万一哉昔隋之亡也盗起
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
川國俗之詳還遂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於戎

夷高麗莫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好財故裴延齡以貪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鎛以貢羨欲取媚相君臣之間寧復有意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尊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荊璝亦死於呂嘉之寇夫有國者豈少此璧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貪其土乎

書李廣傳後

編脩劉公貢父

李將軍攻殺果鷙謙讓下人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己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古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

得於人必反諸其身違於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己有以致之是以上不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己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信君子哉

書鄒陽傳後　宛丘先生

鄒陽傳稱從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用計說實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所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盎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面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還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耶

書揚雄傳後　寺丞章公

世嘗稱揚子雲作劇秦美新以取媚乎妖莽而法言亦曰自周公已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阿衡噫誠如是何以爲子雲哉始讀其書則固疑其爲人及讀班史列傳則曰哀平之世莽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徒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其恬於勢利如是而卒無一語稱莽有劇秦美新之作其後時人譏之曰爰清爰靜作符命者蓋是時劉棻以符命被戮棻嘗學奇字於雄及索其黨雄恐禍及遂有投閣之事非謂其身作符命也以亦思若美新之文乃當時諸儒嫉雄者所欲以擠其名於後世非雄本作也既以是文擠雄之名又懼後世以疑苟避一時之禍非本意媚莽則其名未甚隋矣是又即其所著法言加之以漢公之懿以表裏其說欲使後知雄真爲道媚莽者夫嫉雄之深莫如班孟堅其傳末稱其非聖

人而作經故孳孳有滅絕之禍苟有媚新直而書之足以暴示雖於千万世間尚反默而不傳也又稱其恬於勢利如前之所云哉固之典引曰楊雄美新典而亡實余亦謂當時嫉雄者造作美新又恐不得傳於後故增是辭於典引之中以信其傳不然固何班稱於本傳而反稱於典引也且雄果有媚莽之文豈不能取尉爵祿富貴於莽朝哉及莽之朝位乎一大夫盡其守正自若不拚不歷而至於是也夫所謂法言者言可為後世法也苟獨妖莽之勸也過於阿衡而繼於周公則一苟媚之書何以為法於後世哉雄果以是言媚于莽則其後敢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乎雄知莽之必滅漢之必興潛者是言於書之末欲以劉氏之復立者是其懷忠履義若是之炳炳也又何以致疑於雄哉噫柳宗元柳仲塗大儒也皆惑於是言而曲為之說雖欲釋雄之過而不知雄所為也又況於不及二柳者則其致疑之心果可以釋乎余是以書之傳末以告來者

書諸葛亮傳後

曾文昭公

陳壽稱諸葛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此殆未足以知亮也夫當漢末擾攘豪傑並起劉備雖有興復之志未知所出得亮乃能平荊楚取西蜀遂據有一方以抗中國此其於謀不可謂不奇也在蜀之日內則立法施度愛養百姓技巧器械皆得其利外則長驅深入響震關輔斜谷之舉遂薄渭南魏之名將多見殺獲至議東徙以避其鋒此其於用兵行師之際不可謂无略也然而連年動衆未克成功者豈其智有所不足哉蓋慮社稷者不貪小功懷遠謀者不要近效彼方欲踐中原吞滅吳魏復劉氏已喪之業故其語蜀人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不獲皆亮之罪其自任之重如此豈苟規尋常之討爭尺寸之地以自爲功乎而天命所去守道而死此其功業所以不暴於天下也陳壽執此以議其才可謂敝矣夫治民與治兵事雖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豈有優於此而不優於

彼若哉壽又許亮管蕭之亞匹此尤不思之甚也夫管仲之於桓公蓋不可召而亮亦待劉備三顧而後起此其出處之誼固相若也然管仲之政雖有媿於先王而其于所施設後世有不能及者見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而亮歲歲出征竝不能克此其為功固有間矣臣於罰二十以上亮皆親覽亦然非仲之所肯為也若蕭何則安足以當此哉何之材无大過人特依附高祖謹守管籥以見親重其功業固不足道也而壽猥與以方亮又与管仲同稱豈非不思之甚哉壽之鄙淺如此非所謂良史之材也故辯其失云

書東皐子傳後　東坡先生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无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无病而心无憂我則无

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軍東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唐淩煙閣功臣畫像後　黃致

元符改元之初予以事至京師道出興元渴於富人之家入其門外其堂見其壁之四隅揭氣蟠空祥煙滿室有如喬松老檜

拔乾盤錯倚乎重崗攢擠之中古雅方狀蒼蒼然猶姿雪操之不改也迫而視之乃正觀間凌煙所畫功臣之像考自王珪而下凡十八人墨跡淋漓筆勢隱見覩太宗掤裴之如聞闢草昧艱服汗馬之勞而數公者推心協謀智勇俱奮若榱椽樑柱之成大廈故能造王業於奕談指顧之間也其爲英風義烈卓然著見於後世者可考而知此所以使人想慕之不暇今雖去唐爲遠矣而貌像猶在覩其衣冠容止而知太宗君臣之相遇不亦偉歟從而求其本以歸是亦像者之足傑世藏諸篋笥以爲珍奇美麗之觀嗚呼安得好事者而与共焉

書李勣傳後　廣茂先生

論曰隋唐之交天下大潰而所在虎踞以爭而勣於此時能才爪出以自用及天下已平矣文皇猶多事西夷而常得勣以甘心故突厥延陁之平勣尤自偉而世主亦多尚之獨君子者有以罪勣也而文皇尤傾心以注勣雖彫鬚有以爲勣用者猶不

嫌有損以賜之而況其外者耶殆其終盡之言則甚矣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則必致其死力豈於勣猶有遺憂而平時亦以奇御勣耶及高宗廢后之議竟不得勣力以致武氏移天下然余嘗病文皇之不果於明也使勣尚爲用固已嘗用之如猶有一日之憂尚多其前功則自可休養之且俾來者無援以柄則已矣如天下方有事顧勣獨有能不若亦以忠死之一本作若以赤心死之又惡在賣之以收其力哉然如勣雖有用於一切而常不可爲大臣謂其未知其所以愛君也方武氏之議如遂良無忌韙更探沸一本作湯以畏勣然而勣獨忍不顧雖其心固自有存然亦有所從來也然勣曹終無用假之得其力而極厭愛則勣前之所爲盡矣使其不得其愛且力尚何用之適宜爲憂矣余讀(至此惜其知人常無難而人常難於知人今又病其使人者多不以道也故重言之然至勣之孫敬業竟以兵動武后時而謂之爲復唐以誅豈非天耶然爲人臣者亦不可不

知其愛君也

書擊泚圖後

前溪先生

吾嘗聞野録載源休笏即魏徵故物也徵諫太宗批逆鱗辨疑不回笏之助也昔褚遂良方武氏欲后遂良言不可頓叩地曰請還陛下笏傳得張九齡辨祿山必反罷張守珪相用以指畫無事輒囊以隨九齡死休以萬錢買之其家休特知此爲魏徵故事爾笏屢爻正人掌握不幸爲休得拘攣掛思有以洩久矣逆泚侮天燄日熾休奴事泚嗾之使燃爻逼致段司農與圖不軌司農以貌求中有謀未得穩發休冠紳泚旁阿徑迎隨而不知笏之氣與司農心已相扶持矣泚僭語落坐司農怒奪休笏前擊泚垂死休擘汗失聲伏視司農不敢進如木偶當僭甲天持一丈戟不敢動如芻狗笏無羽翼飛出如神雖不血泚亦可謂無負骨鯁矣嗟乎笏蒙恥待司農以伸其用要不爲正人故物羞也休庸庸且不恥笏猶恥之哉與休糞土致司農齧齒皆笏

之由

書公孫述傳後　同前

成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地非廣也而卒能奄天下而有之是無他以能招賢而用之亦公孫述乘世多變雄視一方其勢亦足以霸然不旋踵而亡蓋古之興王汲汲然求賢猶恐其不及而述則非不能求賢而已又從而殺之如譙玄學業王皓王嘉皆守節不變之士也罪其不至皆飲藥伏劍而死致使見幾之士託青盲以避禍嗚呼述之士猶晩也夫謹守吾道而不貳者士之常必也何遽至於逼而自之然後為快哉武王不自衷衣而不害其聖者蓋士不可威脅而勢伏也必矣尚使述發政施仁吊死問孤専以勸卹為心則天下豪傑之士將赴闕之不暇矣夫亂世之由莫大於殺士賢者被戮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雖有山谿之險兵甲之利何足恃哉

書亘傳　同前

余嘗謂誠欲以之觀諸子之遺言雖其牽掎不能合并然察其智曾足以知聖人之微而獨不肯著書其書既成因以名氏得顯於天下使其書如其智則後世與六經並驗亦不過二三子盡識古今之事然大抵人之學莫先於讀書讀之既多則所以自得於心者歸聖人之言也亦自信其無異聖人之教我者也始其心未有得則讀書之際惟知有聖人而已及夫既得之亦惟知有我而已至於作為文字期以獨出不偶則專惟陳言務去為慨然爽耳之論苟所自得於心者雖信其無悔於經而不幸有先入之論為未足則臨紙媿恨不肯下筆又摘新異以充足其文此正不著書者書之罪世稱三家傳春秋謂各求其書速售於天下公羊子之視丘明穀梁子之視公羊唯恐一辭蹈其後彼此出入務求相尚而已今考其書盡大不然事類同而歸趣不易者無限今知夫著書者三子為多而其書得如其智公羊子若未嘗知有丘明子穀梁氏若未嘗知有公羊氏不以

同害意不以奇詭正與後世淺聞末識求得於人而欺以爲己有猶怡然得色自負者異矣

書白樂天集後　　潁濱先生

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瘟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初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胷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没嗟夫文饒尚不能置

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毋聞吟哀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
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于亦鄙之至其間文饒謫朱崖三
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
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
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圜覺經云動念息念皆
歸迷悶世間諸慾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
必先辨眞妄使眞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源湛如止水
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眞定眞定既立則眞慧自
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
相涉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
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須流通何
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
既不起眞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

說符合如此而與天人漸偶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聲兄

書杜子美草堂後　　西山先生

杜子美以上元實應間卜居成都浣花溪詩所謂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者主人嚴武也至天復初已百四十餘年矣韋莊當得其遺基礎石故在也今子美草堂建梵安寺梵安宋姚花寺也溪之旁近山川草木無一不入子美詩中者寺出子美之前東爲鄰不應无言也按万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之句亦不合其故此失矣子美之才蓋有用者既自傷其不遇故於諸葛孔明每致意焉曰古柏行一比孔明一自比也孔明祠廷適有古柏自裴度段文昌以來皆謂子美即此以賦誤矣寔子美經夔州孔明祠所作也自孔明廟前有古柏云云後明言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決非在成都之詩不但雲來氣接巫峽長可證也如夔州十詩中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當自有古柏矣今夔州卧龍山孔明祠前松

柏千章大可十圍豈故物耶正子美賦文遊巴子國憂入武侯祠之地西儒亦以成都地志爲解可笑耳紹興甲子冬予有成都之役過子美草堂孔明祠裴回久之因書其可辨者以遺喜事之君子

書唐吐蕃傳後　宛丘先生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憂矣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力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力而呼曰乘尔手吾將若殺則雖賁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若也使之束手而束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日必使大臣而後盟惟柱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發渾大將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堅

涇原盬夏之備而懼險阻之此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勢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嬰孩學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鄰国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實尒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悟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凉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況無二臣者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四